

兩浙名賢錄

兩浙名賢錄卷三十目次

武功

漢

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

零陵太守楊殘平璇

三國吳

左將軍留正明贊

鎮軍大將軍陸幼節抗

晉

冠軍將軍謝幼度玄

中軍將軍謝石奴石

龍驤將軍武安丘遠

營道侯沈敬先田子

建武將軍沈敬上林子

鎮西將軍孫季高處

鎮西將軍

鎮西將軍馬沈叔任

鎮西將軍沈凱先慶之

子文

建武將軍吳喜

寧朔將軍戴僧靜

散騎常侍周景德文育

子寶安附

豫章內史胡方秀頴

右衛將軍杜雄盛積

員外散騎侍郎沈子恭恪

左衛將軍錢子韜道戢

父景深附

北州刺史駱旗門文牙

父裕附

鎮軍將軍章伯通昭達

錄事參軍王世雄猛

宜黃侯陳元方恭紀

子正業正平附

唐

洮州刺史施世英

右武衛將軍錢九隴

父文彊附

兩浙名賢錄卷三十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撰

蕭陽陳 彩效彬氏閱

武功

漢 共二人

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

鄭吉會稽人也。以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由是爲郎。吉爲人彊執。習外國事。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時。吉以侍郎田渠黎。積穀。因

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神爵中。匈奴垂亂。日逐王先賢禪欲降漢。使人與吉相聞。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旣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上嘉其功。勤。迺下詔曰。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拊循外蠻。宣明威信。迎匈奴單于。從兄日逐王衆。擊破車師。兜訾城。功效甚著。其封吉爲安遠侯。食邑千戶。吉於是

中西域而立幕府治烏壘城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滿
之號令班西域矣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語在西域傳
吉亮謚曰繆戾子光嗣亮無子國除元始中錄功臣不
以罪絕者封吉曾孫永爲安遠戾

零陵太守楊機平璇

楊璇字機平會稽烏傷人初舉孝廉稍遷至零陵太守
是時蒼梧桂陽滑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
人憂恐璇乃特置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
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殺弓弩尅期會戰乃令馬

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荊州刺史趙凱。誣奏璣實非身破賊。而妄有其功。璣與相章奏。凱有黨助。遂檻車徵璣。防禁嚴密。無由自訟。乃啞臂出血。書衣爲章。具陳破賊形勢。又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關通之。詔書原璣拜議郎。凱反受誣人之罪。璣三遷。爲勅海太守。所在有異政。以事免。後尚書令張溫特表薦之。徵拜尚書僕射。以病乞骸骨。卒於家。

三國吳

共二人

左將軍留正明贊

留贊字正明，金華人，勇果絕倫。與黃巾賊帥吳桓戰，手斬之。贊創一足，自後屈，竟不伸。搃刀自剔其筋，血流氣絕。家人驚怖，遂引其足，足伸，創愈。駱統聞而壯之，乃表薦贊。贊有戰功，稍遷屯騎校尉。直言不阿，權右憚之。隨諸葛恪征東，大敗魏師，遷左將軍。孫峻征淮南，拜左護軍，道病卒。

鎮軍大將軍陸幼節抗

陸抗字幼節，丞相遜之子。遜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領遜衆五千人，遷立節中郎將，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繕完城圍，葺其墻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爲慙。建興元年，拜奮武將軍，魏將諸葛誕舉壽春降，拜抗爲柴桑督，赴壽春，破魏牙門將，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孫皓卽位，加鎮軍大將軍，領益州牧。建衡元年，大司馬施績卒，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鳳凰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日部。

分諸軍令將軍左奕吾彥蔡貢等徑赴西陵勅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關外以禦寇晝夜謹切如敵以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攻關比晉救至關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斃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旣固糧穀又足且以繕修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旣非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咸欲攻關抗每不許宜都太守雷譚言至懇切抗欲服衆聽令一攻攻果無利圍備始合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諸將咸以

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沒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如使西陵繫結，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則所憂慮難可而言。吾寧弃江陵而赴西陵。况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勅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中，以絕寇。叛，咸欲因所遏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祐至富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功力。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荊州刺史楊隆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祐。

水軍督留慮鎮西將軍朱琬拒敵身幸三軍憑圍對肇
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諳肇抗日贊軍中舊吏知吾
虛實者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卽
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克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
旋軍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傷死者相屬肇至經月計屈
夜遁抗欲追之而慮剛畜力項領伺視間隙兵不足分
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兇懼悉解甲挺走抗
使輕兵躡之肇大破敗祐等皆引軍還抗遂陷西陵城
誅夷關族及其大將吏自此以下所請赦者數萬口修

治城圍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冲如常。故得將士惟心。加拜都護。二年春。就拜大司馬。荊州牧。三年夏。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順流。泛舟。舳艫千里。星馳電邁。俄然行止。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懸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凌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陲。陳言以爲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兵三萬。而至者。循常未嘗差赴。自步剛以後。益更損耗。

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強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贏粟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爲諸王幼冲未統國事可且立傅相輔導賢姿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登宦開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場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信其賞罰維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諧大事此臣之所深感也。若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願陛下思覽臣言則臣死且不朽。秋遂卒。抗五子晏景玄機雲晏嗣機雲以文名自有傳。

天紀四年，晉軍伐吳，龍驤將軍王濬順流東下，所至輒克，終如抗慮。

晉

共六人

冠軍將軍謝幼度玄

謝玄，字幼度，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爲叔父安所器重。及長，有經國才畧，屢辟不起。後與王珣俱被桓溫辟爲掾，轉征西將軍、桓豁司馬，領南郊相監，北征諸軍事。於時符堅強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書郎。於是徵還，拜建武將軍。

兖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時符堅遣軍圍襄陽車騎將軍桓冲禦之詔玄發三州人下遣彭城內史何謙游軍襄淮以爲形援襄陽既沒堅將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遠於彭城玄率東莞太守高衡後軍將軍何謙次於泗口時彭超置輜重於留城玄乃揚聲遣謙等向留城超聞之還保輜重謙馳進解彭城圍超復進軍南侵堅將句難毛當自襄陽來會超圍幽州刺史出洛於三阿有衆六萬詔征虜將軍謝石李水軍次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游擊將軍王曇之淮南太守楊廣宣城內

史丘準次堂邑。旣而盱眙城陷。高密。沂。史毛蒞沒。安之等軍人相驚。遂各分散。朝廷震動。玄於是自廣陵西討。難等何謙解田洛國。進據白馬。與賊大戰。破之。斬其僞將都督顏因。後進擊。又破之。斬其僞將邵保。超難引退。玄率戴逵等追之。戰於君川。復大破之。玄悉軍劉牢之。攻破浮航。及白船。督護諸葛侃。單父令李都。又破其軍。艦難等相率北走。僅以身免。於是罷彭城下。卒二戍。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冠軍。加領徐州刺史。還於廣陵。以功封東興縣侯。及苻堅自率兵次於項城。衆號百萬。

而涼州之師始達咸陽。蜀漢順流，幽并繼至。先遣將符
融、慕容暉、張蚝、苻方等至頽口。梁成、王先等屯洛渭。詔
以玄爲前鋒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幽州之燕
國諸軍事，與叔父征虜將軍石從弟輔國將軍琰、西中
郎將桓伊、龍驤將軍檀玄、建威將軍戴熙、揚武將軍陶
潛等距之。衆凡八萬。玄先遣廣陵相劉牢之五千入直
指洛渭，卽斬梁成。及成弟雲步騎奔潰，爭赴淮水。牢之
縱兵追之，生擒堅僞將梁他、王顯、梁梯、慕容屈氏等，收
其軍實。堅進屯壽陽，列陣臨淝水。玄軍不得渡。玄使謂

符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肥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爲然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琰伊等以精騎八千涉渡肥水石軍距張蚝小退琰玄仍進決戰肥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爲之不流餘衆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十

七八、獲堅乘輿儀服、器械軍資、珍寶山積、牛馬驢騾、駃十萬餘、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前將軍、假節、賜錢百萬、綵千匹、既而安奏符堅喪敗、宜乘其露、會以玄爲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桓石虔徑造渦、頴、經畧舊都、玄復率衆次於彭城、遣叅軍劉襲攻堅、兗州刺史張崇於鄆城走之、使劉牢之守鄆城、兗州既平、玄患水道險澀、糧運艱難、用督護閻人奭謀、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爲派、擁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私俱便、又進伐青州、遣淮陵太守以三千人向廣固、降堅青州刺史符朗、又

進伐冀州。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濟北太守丁匡據碭、碭、濟陽、太守郭淵據滑臺。奮武將軍顏雄渡河立營。堅子丕遣將桑據屯黎陽。玄命劉襲夜襲據走之。丕惶遽欲降。許之。丕告飢。玄饋米二千斛。又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以充青司。豫平。加玄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以勲封康樂縣公。復遣寧遠將軍春演伐申。凱於魏郡。破之。玄欲令豫州刺史朱序鎮梁國。玄住彭城北。固河上。西援洛陽。內藩朝廷。朝議以征役既久。宜置戍而還。使玄還鎮淮陰。序鎮壽陽。會翟

遠據黎陽反執滕恬之。又秦山太守張願舉郡叛河北。騷動玄自以處分失所。上疏送節。盡求解所職。詔慰勞。令且還鎮淮陰。以朱序代鎮彭城。玄既還遇疾。上疏解職。詔書不許。使移鎮東陽城。玄卽路於道疾篤。復遣長史劉濟賫表。盡送節。蓋章傳乞解職。以盡醫藥。詔遣醫就視。又使還京口療疾。玄奉詔便還。病久不差。又上疏哀請。不報。前後表疏十餘上。久之。乃轉授散騎常侍。左將軍。會稽內史。玄遂輿疾之郡。十三年卒於官。時年四十六。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獻武。子瓌嗣。

秘書郎。早卒。子靈運。嗣瑒。少不慧。而靈運文辭艷逸。玄嘗稱曰。我尚生瑒。瑒那得不生靈運。靈運自有傳。

中軍將軍謝石奴石

謝石字石奴。相安之從弟。初拜秘書郎。累遷尚書僕射。征句難。以勲封典平縣伯。淮肥之役。詔石解僕射。以將軍假節征討大都督。與兄子玄瑒破符堅。先是童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破故桓豁。皆以石名。子以邀功焉。堅之敗也。雖功始牢之。而成於玄。瑒然石時爲都督。云。遷中軍將軍。尚書令。更封南康郡公。兄安覺。遷衛將軍。加

散騎常侍以公事與吏部郎王恭互相短長恭甚忿恨自陳稱匭不九且疾源深固乞還私門石亦上疏遜位有司奏石輒去職免官詔曰石以疾求退豈準之常制喻令還歲餘不起表十餘上帝不許石乞依故尚書令王彪之例於府綜攝詔聽之疾篤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加鼓吹未拜卒時年六十二贈司空謚曰襄

龍驤將軍戴安丘遂

戴遂字安丘處士達之弟也驍勇多權略達厲操京山而遂以武勇顯謝安嘗謂遂曰卿兄弟志業何殊遂曰

下官不堪其憂家兄不改其樂肥水之役遂以功多封
廣信侯位至大司農

營道侯沈敬先田子

沈田子字敬先武康人先從劉裕克京城進平建業封
營道縣五等侯義熙十二年裕北伐田子與傅弘之各
領別軍從武陽入屯據青泥姚泓將自禦大軍慮田子
襲其後欲先平田子然後領國東出乃率步騎數萬奄
至青泥田子本爲疑兵所領裁千餘人欲擊之弘之以
衆寡不敵爲疑田子曰兵費用奇今衆寡相懸勢不兩

立若彼圍既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及其未整薄之。必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是也。卽獨率所領鼓噪而進。賊合圍數重。田子乃弃糧毀舍。躬勒士卒。前後奮擊。所殺萬餘人。泓旣降。裕宴於文。目殿舉酒賜田子曰。咸陽之平。卿之力也。卽以咸陽相賞。授咸陽始平二太守。

建武將軍沈敬士林子

沈林子字敬士。田子之弟。少有大度。博覽羣書。王恭見而奇之。曰。此兒王子師之流也。劉裕爲揚州。辟爲從事。領建熙。乞封資中縣五等侯。從伐慕容超。平盧循。累著

軍功。裕每征討。林子輒推鋒居前。裕伐姚泓。參征西軍。事。加建武將軍。統軍爲前鋒。從汴入河。僞并州刺史河東太守尹昭據蒲坂。林子於陝城與冠軍檀道濟同攻蒲坂。龍驤王鎮惡攻潼關。姚泓聞大軍至。遣僞東平公姚紹爭據潼關。林子謂道濟曰。潼關天岨。所謂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均力屈。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也。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若潼關事捷。尹昭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及至。紹舉關右之衆。設重圍圍林子及道濟。鎮惡等道濟議欲渡河。避其鋒。或欲弃輜重。還赴裕。林子

按劍曰今日之事下官自爲將軍辦之然二三君子或同業艱難或荷恩高厚以此退撓亦何以見相公旗鼓耶塞井焚舍誓無全志率麾下數百人犯其西北紿衆小靡乘其亂而薄之紿乃大潰俘虜以千數時諸將破賊皆彘其首級而林子獻捷書至每以實聞裕問其故林子曰夫王者之師本有征無戰豈可復增張虜獲以示誇誕昔魏尚以盈級受罰此亦後車之良轍也裕曰乃所望於卿也初紿退走還保定城留僞武衛將軍姚鸞精兵守險林子斷枚夜襲卽屠其城剽鸞而坑其衆

紿復遣撫軍將軍姚讚將兵屯河上。林子連戰皆捷。凡所俘獲悉以還。紿以示王師之弘。裕至閬鄉。泓掃境內。兵屯曉柳。時田子自武關北入。屯軍藍田。泓自率大軍禦之。裕慮衆寡不敵。遣林子步自秦嶺以相接援。比至。泓已破走。田子欲窮追。進取長安。林子止之曰。往取長安。如指掌爾。復尅賊城。便爲獨平一國。不賞之功也。田子乃止。林子威震關中。豪右望風請附。長安旣平。還至彭城。裕令林子差次勲勤。隨才授用。乃以林子爲西中郎中。兵參軍。領新興太守。文帝進號鎮西。隨府轉加建。

威將軍河東太守武帝踐祚以佐命功封漢壽縣伯永
初三年卒追贈征虜將軍謚曰懷少子璞嗣歷官淮南
太守元凶弒立璞以奉迎之晚見殺子約自有傳

新畚縣侯孫季高處

孫處字季高會稽永興人以字行少任氣劉裕征孫恩
季高樂從及平建鄴封新畚縣五等侯盧循之難裕謂
季高曰此賊行破非卿不能搗其巢穴卽遣季高泛海
襲番禺拔之循父嶽長史孫建之司馬虞厓夫等輕舟
奔始興卽分遣振武將軍沈田子等討平嶺表諸郡循

於左里走還襲廣州季高破走之。義熙七年季高卒。追贈南海太守。封侯。官縣侯。九年劉裕表贈交州刺史。

宋齊梁陳

共一十九人

建威府司馬沈叔任

沈叔任武康人。赤黔之子。少有幹質。朱齡石伐蜀。以叔任爲建威府司馬。平蜀之功。亞於元帥。以功封新寧縣男。官終益州刺史。

建威將軍沈弘先慶之

子文季附

沈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少有志力。晉末孫恩作亂。

使其衆寇武康。慶之未克。隨鄉族擊之。屢捷。由是以勇聞。荒擾之後。鄉邑流散。慶之躬耕壟畝。勤苦自立。年四十。未知名。兄敞之爲趙倫之征虜參軍。監南陽郡。擊賊有功。遂卽真慶之。往襄陽省兄。倫之見而賞之。命子竟陵太守伯符。板爲寧遠中兵參軍。竟陵蠻屢爲寇。慶之爲設規略。每擊破之。伯符由此致將帥之稱。永初二年。慶之除殿中員外將軍。又隨伯符。隸到彥之北侵。伯符病歸。仍隸檀道濟。道濟白文帝稱慶之忠。謹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稍得引接。出入禁省。領軍劉湛知之。欲

相引接謂曰卿在省年月久遠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
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尋轉正員將
軍及湛被收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屐鞮縛袴
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
不容緩服遣收吳郡太守劉斌殺之元嘉十九年雍州
刺史劉道產卒羣蠻大動征西司馬朱修之討蠻失律
下獄以慶之爲建威將軍進討大破緣沔諸蠻加南濟
陰太守雍州蠻又爲寇慶之以將軍太守率後軍中兵
恭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等伐沔北諸山蠻大破之

威震諸山羣蠻皆稽顙慶之患頭風好着狐皮帽羣蠻惡之號曰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輒畏懼口蒼頭公已復來矣慶之引軍出前後破降甚衆又討大羊諸山蠻緣險築重城施門構甚峻慶之連營山下營中開門相通又令諸軍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及兼以防蠻之火頃之風甚蠻夜下山人提一炬燒營火至輒以池水灌滅之蠻復圍守日久並飢乏自後稍出歸降慶之前後所獲蠻並移都下以爲營戶三十七年遷太子步兵校尉文帝將北侵慶之固陳不可時丹陽尹徐湛之吏部

尚書江湛並在坐上。侯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爲國譬
如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
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已而師出。果無功。蕭斌以
前驛敗績。欲絕死。固碣礫慶之。以爲不可。會制使至。不
許退師。斌復問計於慶之。慶之曰。聞外之制。將所得。舉
制從遠來。事勢已異。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別。空議。何
施。斌及坐者皆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
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是時亡命司馬黑石盧江
叛。吏夏侯方進在西陽。五水謹動羣蠻。自淮汝間至江。

汚威懼其患乃遣慶之督諸將討之制江豫荆雍並遣
軍受慶之節度孝武出次五洲總統羣帥慶之從巴水
出至五洲谷受軍略會元凶弒逆密與慶之書令殺孝
武慶之入求見孝武稱疾慶之突前以元凶手書呈簡
孝武泣求入宮與母訣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常願
報德今日之事惟力自視殿下是何疑之深帝起再拜
曰家國安危在於將軍慶之卽勒內外處分旬日暨獲
皆謂神兵百姓忻悅衆軍旣集假慶之爲武昌內史領
府司馬孝武至尋陽元凶遣慶之門生錢無忌齎書就

慶之解甲慶之執無忌白之孝武踐祚以慶之爲領軍將軍出爲南兖州刺史加都督鎮盱眙封南昌縣公孝建元年魯爽反遣慶之與薛安都等往討之安都臨陣斬爽進慶之號鎮北大將軍尋與柳元景俱開府儀同三司改封始興郡公慶之以年滿七十固請辭事以爲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固讓乃至稽顙自陳言輒涕泣上不能奪聽以郡公就第月給錢十萬米百斛二衛史五十人大明三年司空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復以慶之爲車騎大將軍南兖州刺史加都督率衆討

之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曰：沈公君白首之年，何爲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使僕來耳。慶之塞壑造攻道，立行樓上山，并請攻具。誕餉慶之食，擡挈者百餘人。慶之不開，悉焚之。誕於城上投函表令慶之爲送。慶之曰：我奉制討賊，不得爲汝送表。每攻城，慶之輒身先士卒，自四月至七月，乃屠城。斬誕，進慶之司空，給郵吏五十人，門施行馬。慶之居西明門外，室宇弘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携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於婁湖，列門同閉，廣開田園之業。妓

妾十數人並美容工藝慶之優游無事盡意惟娛自非
朝賀不出門每從游幸及校獵據鞍陵屬不異少壯太
子妃上孝武金縷七箸及杆杓上以賜慶之曰觴酌之
賜宜以大夫爲先也上嘗惟飲普令羣臣賦詩慶之粗
有口辯手不知書每將畧事輒恨眼不識字上逼令作
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上卽令顏師伯執筆
慶之口授之曰微生過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
徒步還南岡辭祭此聖世何媿張子房上甚悅衆坐並
稱其辭意之美孝武晏駕慶之與柳元景等並受顧命

遺制若有大軍旅及征討悉委慶之前廢帝卽位加慶
之几杖給三望車一乘慶之每朝賀常乘轎鼻無轎車
左右從者不過三五騎履行田園每農桑劇月無人從
行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游展
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
所之乎及賜几杖並固讓柳元景顏師伯嘗詣慶之會
其游田元景等鳴笳列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
田見之悄然改容曰夫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吾與
諸公並出貧賤因時際會榮貴至此唯當共思挹損之

事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者已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爲乎？於是擗杖而芸，不爲之顧。元景等徹侍，褰裳從之。慶之乃與相對爲懽，慶之既通貴，鄉里老舊，素輕慶之者，後見皆膝行而前。慶之歎曰：故是昔時沈公耳。廢帝凶暴，日甚，慶之猶盡言諫，帝意忌之，乃遣其從子攸之齋藥賜死。時年八十，及死，贈賻甚厚，贈侍中、太尉如故，給鸞輅輜涼車，前後羽葆鼓吹，謚曰忠武公。未及葬，帝敗，明帝卽位，追贈侍中、司空，更謚曰襄公。子文叔，文叔子昭明、昭光、昭略，各有傳。文季，字仲達，文叔弟也。

以寬雅正直見知以軍功封山陽縣五等伯位中書郎
父慶之遇害諸子見收文叔謂之曰我能死爾能報遂
自殺文季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遂免明帝立爲黃
門郎領長水校尉晉平王休祐爲南徐州帝就褚彥回
求幹事人爲上佐彥回舉文季轉驃騎長史南東海太
守休祐被殺雖用堯禮僚佐多不敢至文季獨往墓展
哀元微初自秘書監出爲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
妻王氏飲亦至三斗嘗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昇明元
年沈攸之起兵齊高帝加文季冠軍將軍督吳興錢唐

軍事初慶之之死也。攸之求行。至是文季攸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以復舊怨親黨無炊火焉。君子以文季能報先耻齊國建爲侍中領秘書監。建元元年轉太子右衛率侍中如故。改封西豐縣侯。文季風采稜岸善於進止。司徒褚彥回當時貴望頗以門戶裁之。文季不爲之屈。武帝在東宮於玄圃晏朝臣。文季數舉酒勸彥回。彥回甚不平。洛武帝曰。沈文季謂彥回經爲其郡。依然猶有故情。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亡國失土不識粉榆。遂言及魏軍動事。彥回曰。陳顯

遂沈文季當今將略足委以邊事文季諱稱將門遂發怒啟武帝曰褚彥回遂品落人流臣未知其身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武帝笑曰沈率醉也中丞劉休舉其事見原永明中累遷領軍將軍延興元年以爲尚書右僕射明帝卽位加領太子詹事建武二年魏軍南伐制文季鎮壽春文季入城門嚴加備守魏軍尋退百姓無所損轉侍中左僕射文季以時方昏亂託老疾不預朝機兄子昭略謂文季曰阿父年六十爲員外僕射欲求免乎文季笑而不答未幾見害先被召便知敗舉動如

武功

卷之三十一

五

沈昭略

常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返於華林園死年五十八
朝野究之中興元年贈司空謚曰忠獻公

建武將軍吳喜

吳喜餘杭人本名喜公明帝減爲喜出身爲領軍府白
衣吏少知書領軍將軍沈演之使寫起居注所寫既畢
背誦皆上口演之嘗作議表未奏失本喜經一見卽寫
無所漏脫演之甚知之因此涉獵史漢頗見古今演之
門生朱重人入爲主書薦喜爲主書吏進爲主書令史
文帝嘗求圖書喜開卷倒進之帝怒遣出會太子步兵

校尉沈慶之征蠻啟文帝請喜自隨爲孝武所知稍遷
至河東太守啟中御史明帝卽位四方反叛喜請得精
兵三百致死於東帝大悅卽假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
配之議者以喜刀筆吏不當爲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
尚之曰喜隨沈慶之累經軍旅性旣勇決又習戰陣若
能任之必有成績喜乃東討喜在孝武世旣見驅使性
寬厚所至人並懷之及東討百姓聞吳河東來便望風
降散故喜所至克捷遷步兵校尉封竟陵縣侯東土平
定又率所領南討遷尋陽太守泰始四年改封東興縣

侯除右軍將軍淮陽太守兼太子左衛率轉驍騎將軍
太守兼率如故五年大破魏軍於荆亭六年又率軍向
豫州拒魏加都督豫州諸軍事明年還建鄴初喜東征
白明帝得尋陽王子房及諸賊帥卽於東臬斬東土旣
平南賊方熾慮後翻履生禍乃生送子房還都凡諸大
主帥顧琛王曇生之徒皆被全活上以喜新立大功不
問而心銜之及平荊州頗縱人剽虜又時時對客言漢
高魏武本是何人上聞之益不悅後壽寂之死喜內懼
因乞中散大夫上尤疑之及上有疾爲身後之慮疑其

將來不能事幼主。乃賜死。發詔賻贈。子徽人嗣侯。

寧朔將軍戴僧靜

戴僧靜。會稽永興人。少有膽力。便弓馬。事刺史沈文秀。俱被魏虜。後將家屬脫還淮陰。齊高帝撫畜。常在左右。後坐事繫兗州獄。高帝遣薛深餉僧靜酒食。以刀子置魚腹中。僧靜與獄吏飲酒。及醉。以刀刻械。手自折鎖。發屋而出。歸高帝。帝匿之齋內。以其家貧。年給穀千斛。會魏軍至。僧靜應募出戰。單刀直前。魏軍奔退。又追斬三級。時天寒甚。乃脫衣。口啣三頭。拍浮而還。沈攸之事起。

高帝入朝堂遣僧靜將腹心先至石頭經略袁粲時蘓烈據倉城門僧靜射書與烈夜縋人城粲登城西南門列燭火坐臺軍至射之火乃滅回登東門其黨孫曇瑤驍勇善戰每盪一合輒大殺傷官軍死者百餘人軍主王天生殊死拒戰故得相持自亥至丑有流星赤色照地墜城中僧靜率力攻倉門手斬粲於東門外軍燒門入以功除前軍將軍寧朔將軍高帝卽位封建昌侯位太子左衛率武帝踐祚出爲北徐州刺史買牛給貧人令耕種甚得荒情後除南中郎司馬淮南太守永明八

年巴東王子警殺僚佐武帝召伯靜使領軍向江陵伯
靜面啟武帝曰巴東王年少長史司馬捉之太急忿不
思難故耳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今急遣軍西上
人情惶懼無所不至臣不敢奉勅武帝不答而心竊善
之徙廬陵王中軍司馬高平太守卒謚壯侯

散騎常侍周景德文育

子寶安附

周文育字景德壽昌人本姓項氏少孤貧爲壽昌戍主
周蒼義子因從其姓年十一能反覆游水中數里及蒼
秩滿與文育還都見太子詹事周捨請制名字捨因爲

武功

卷之三十一

書

沈君

立名文育字景德命兄子弘讓教之書計文育不之省
謂弘讓曰誰能學此取富貴但有大槩耳弘讓壯之教
之騎射文育大悅司州刺史陳慶之故蒼爲前軍主慶
之使蒼將五百人往新蔡懸瓠慰勞白水諸蠻謀執蒼
以入魏事覺蒼與文育拒之時賊徒甚盛一日中戰數
十合文育前鋒陷陣勇冠軍中蒼於陣戰死文育馳取
其尸賊不敢逼及夕各引去文育身被九創創愈弊請
還葬慶之壯其節厚加贈遺而遣之葬訖會盧安興爲
南江督護敕文育同行累征有功除南海令安興死後

文育與杜僧明攻廣州爲陳武帝所敗帝赦之後監州
王勸以文育爲長流深被委任勸被代文育欲與勸俱
下至大庾嶺請卜者卜者曰君北下不過作令長南入
則爲公侯文育曰足錢便可誰望公侯卜者又曰君須
臾當暴得銀至二千兩若不見信以此爲驗其夕宿逆
旅有賈人求與文育博文育勝之得銀二千兩且辭勸
勸問其故文育以告勸乃遣之武帝聞其還大喜分麾
下配焉武帝之討侯景文育與杜僧明爲前軍尅蘭谿
援歐陽頔皆有功武帝破蔡路養於南野文育爲路

所圍四面數重矢石雨下所乘馬死文育右手搏戰左手解鞍潰圍而出與杜僧明相得并力復進遂大敗之武帝乃表文育爲府司馬李遷仕之據大臯遣其將軍杜平虜入瀨石魚梁作城武帝命文育擊之平虜弃城走文育據其城遷仕自將以攻文育文育頻出與戰遂禽遷仕梁元帝授文育義州刺史武帝發自南康遣文育將兵五千開通江路侯景將王伯曉據豫章文育擊走之累功封東遷縣侯武帝軍至白茅灣命文育與杜僧明常爲軍鋒及至姑熟擊破景將侯子璽景平改封

南移縣侯累遷散騎常侍武帝誅王儼命文育督衆
軍會文帝於吳興圍克杜龔遂濟江襲會稽太守張彪
得其郡城彪悉衆來攻文育苦戰遂破平彪武帝以侯
瑱擁據江州命文育討之仍除南豫州刺史率兵襲盆
城未尅徐嗣徽引齊人渡江據蕪湖詔徵文育還都嗣
徽等乃列艦於青墩至於七磯以斷文育歸路及夕文
育鼓噪而發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嗣徽驍將
鮑瑛獨以小艦殿文育乘單舴舺跳入瑛艦斬瑛乃率
其艦而還賊衆大駭因留舡蕪湖自丹陽步上時武帝

拒嗣徽於白城。適與文育會將戰。風急。武帝曰：「矢不逆風，文育日事急矣。」當決之。何用古法抽槊上馬而進。衆軍隨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嗣徽敗走。進爵壽昌縣公。給鼓吹一部。及廣州刺史蕭勃舉兵踰嶺。詔文育督衆軍討之。時新吳洞主余孝頃舉兵應勃。勃又遣其別將歐陽頔頗軍苦灘。傅泰據墟口城以拒官軍。官軍舡少。孝頃有舡艦三百艘。艦百餘乘。在上牢。文育遣軍主焦僧度、羊朮潛軍襲之。悉取而歸。仍於豫章立柵。文育乃分遣老小乘故舡舫。沿流俱下。燒豫章所立柵。僞退。

孝頃望之大喜。因不設備。文育由間道信宿達芋韶。芋韶上流則歐陽頔。蕭勃。下流則傅秦。余孝頃。文育據其中間築城。饗士鼓吹。大作賊徒震駭。歐陽頔乃退入泥溪。作城自守。文育遣揚威將軍周鐵武襲頔擒之。於是盛陳兵甲。與頔乘舟而宴。以巡傳秦城下。因攻秦。尅之。蕭勃在南康。聞之。衆皆股栗。其下遂斬勃以降。而勃子孜與余孝頃猶據石頭。文育攻之。孜降。孝頃退走新吳。廣州平。文育還頓豫章。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王琳擁據上流。詔侯安都爲西道都督。文育爲南道都督。同會。

武昌與琳戰於沌口及周迺破余孝頊孝頊子公颺弟
孝勳猶據舊柵擾動南土武帝復遣文育及周迺等討
之豫章內史熊曇朗亦率衆來會文育捨舟爲步軍進
據三陂王琳遣將曾慶救孝勳而分遣主帥常衆愛與
文育相拒自帥所領攻周迺等迺敗文育退據金口熊
曇朗因其失利謀害文育以應衆愛文育監軍孫白象
頗知其事勸令先之文育曰不可我舊兵少客兵多若
取曇朗衆皆驚懼亡立至矣不如推心撫之初周迺之
敗弃船走莫知所在及得迺書文育喜齎示曇朗曇朗

匿害之於坐。武帝聞之，卽日舉哀，贈侍中、司空，謚曰忠愍。子寶安嗣。天嘉二年，有詔配饗武帝廟庭。初，武帝嘗曰：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太過，非全身之道。後卒如其言。寶安字安人，年十餘歲，便習騎射，以貴公子驕蹇游逸，好狗馬，樂驅馳靡衣媮食。文育之爲晉陵，以征討不遑之郡，令寶安監知私事，尤聚惡少年。武帝患之，及文育西征，敗績，繫於王琳。寶安便折節讀書，與士君子游。綏御文育士卒甚有威惠。文育歸，復除吳興太守。文育爲熊曇朗所害，徵寶安還，起爲猛烈將軍，領其舊兵，仍

令南討文帝卽位深器重之寄以心膂精卒多配焉及
平王琳頗有功周廻之破熊曇朗竇安南入窮其餘燼
天嘉二年重拜吳興太守襲壽昌縣公三年征留異爲
侯安都前軍異平除給事黃門侍郎衛尉卿再遷左衛
將軍領衛尉卿卒謚曰成子碧嗣位晉陵定遠二郡

豫章內史胡方秀頴

胡頴字方秀吳興人偉姿容性寬厚梁末陳武帝在廣
州頴深自結託從克元景仲平蔡路養李遷仕皆有功
武帝進軍頴西昌以頴爲巴丘令鎮大臯督糧運下至

豫章以頴監豫章郡。武帝幸衆，與王僧辯會白茅灣，同討侯景。以頴知留府事。梁承聖初，元帝授頴羅州刺史，封漢陽縣侯。尋除豫章內史。隨武帝鎮京口，齊遣郭元建出東關。武帝令頴率府內驍勇侯瑛於東關大破之。後從武帝襲王僧辯，又隨周文育於吳興，討杜龔，功多。武帝受禪，拜兼左衛將軍，進散騎常侍，吳興太守，卒。官謚曰壯。天嘉二年，配饗武帝廟庭。子六同嗣。

右衛將軍杜雄盛稜

杜稜，字雄盛，吳郡錢唐人。少落魄，不爲時知。頗涉書傳。

游嶺南事梁廣州刺史蕭映映卒從陳武帝平蔡路養
李遷仕皆有功梁元帝承制授石州刺史上陌縣侯侯
景平武帝鎮朱方以稜監義興瑯琊二郡武帝謀誅王
僧辯稜難之武帝懼其泄乃以手巾絞稜稜悶絕於地
因閉於別室軍發召與同行及僧辯平後武帝東征杜
龔等留稜與安都居守徐嗣徽任約引齊師濟江攻臺
城安都與稜隨方抗拒未嘗解帶賊平以功除右衛將
軍丹陽尹永定元年進侍中中領軍武帝崩文帝在南
院時內無嫡嗣外有強敵侯瑒侯安都徐度等並在軍

中朝廷宿將唯稜在都。獨典禁兵。乃與蔡景歷等。秘不發喪。奉迎文帝。文帝卽位。遷領軍將軍。以預建立功。改封永城縣侯。位丹陽尹。廢帝卽位。加特進侍中。右光祿大夫。解尹量置佐史。給扶稜。歷事三帝。並見恩寵。末年不預征役。優游都下。頃之卒。於官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配饗武帝廟庭。子安世嗣。

員外散騎侍郎沈子恭恪

沈恪字子恭。吳興武康人。深沉有幹局。梁新渝侯蕭映之爲廣州兼映府中兵叅軍。陳武帝與恪同郡。情好甚

晁蕭映卒後，武帝南討李賁，仍遣妻子附恪還鄉。尋補東官直，後以嶺南勲，除員外散騎侍郎，仍令總集宗從子弟，戾景圍臺城，起東西二土山以逼城，城內亦作上山，應之。恪主東土山，晝夜拒戰，以功封東興侯。及城陷，間行歸鄉。武帝討景，遣使報恪，恪於東起兵，相應賊平。授都軍副。武帝謀討王僧辯，使文帝還長城，立柵以備。杜龕使恪還武康，招集兵衆，及僧辯誅龕，果遣副將杜秦夔文、帝於長城。恪時已出縣，誅龕黨與，秦乃走龕。平武帝受禪，恪自吳興入朝，武帝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

恪冷勅兵入。因衛敬帝如別宮。恪排闥入見武帝。叩頭謝曰。恪身經事蕭家。來今日不忍見此事。分受死耳。決不奉命。武帝嘉其意。不復逼。更以盪主王僧志代之。帝踐祚。除吳興太守。永定三年。除散騎常侍。會稽太守。歷事文帝及廢帝。累遷護軍將軍。宣帝卽位。除平越中郎將。都督廣州刺史。兵荒之後。所在殘毀。恪綏懷安輯。祿以恩惠。嶺表賴之。卒。謚曰光。子法興嗣。

左衛將軍錢子韜道戢

父景深附

錢道戢字子韜。吳興長城人。父景深。梁漢壽令。道戢少

以孝行著聞及長頗有材幹陳武帝徵時以從妹妻之
武帝輔政道戰隨文帝平張彪於會稽以功拜東徐州
刺史封永嘉縣侯天嘉元年爲臨海太守侯安都之討
留異道戰帥軍出松陽以斷其後異平拜都督衡州刺
史領始興內史後與章昭達討歐陽紇紇平除左衛將
軍太建二年又隨昭達征江陵以功加散騎常侍後爲
都督鄧州刺史與儀同黃法氈攻下歷陽因以道戡鎮
之卒官謚曰肅子逸嗣

越州刺史駱旗門文牙

父裕附

駱文牙字旗門，吳興臨安人。父裕，梁鄱陽嗣王中兵。文牙年十二，宗人有善相者云：「此兒容貌非常，必當遠致。」梁太清末，陳文帝避地臨安。文牙母陵，親帝儀表，知非常人，賓待甚厚。及帝爲吳興太守，引文牙爲將帥。從平杜龕、張彪，勇冠衆軍。文帝卽位，封臨安縣侯。位越州刺史。初，文牙母卒時，兵荒，至是始葬，詔贈臨安國太夫人，謚曰恭。太建八年，文牙累遷散騎常侍，入直殿省。十年，授豐州刺史。至德二年卒。子義嗣。

鎮軍將軍章伯通昭達

章昭達字伯通吳興武康人性倜儻輕財尚氣少時遇相者謂曰卿容貌甚善須小虧則當富貴梁大同中昭達爲東宮直後因醉墜馬髻角小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也侯景之亂昭達幸鄉人援臺爲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富貴臺城陷昭達還鄉里與陳文帝游因結君臣分侯景平文帝爲吳興太守昭達杖策來謁文帝見之大喜因委以將帥恩寵超於儔等陳武帝謀討王僧辯令文帝還長城招聚兵果以備杜龕頻使昭達往京口稟承計畫僧辯誅後杜龕

遣其將杜泰來攻長城。昭達因從。文帝進軍吳興。以討
龔龔平。又從討張彪於會稽。尅之。累功。除定州刺史。時
留異擁據東陽。武帝患之。乃使昭達爲長山令。居其心
腹。天嘉元年。追論長城功。封欣樂縣侯。尋隨侯安都拒
王琳。昭達乘平虜大艦中流而進。先鋒發拍中賊艦。王
琳平。昭達策勲第一。除都督郢州刺史。周趙據臨川反。
昭達便道征之。趙敗走。徵爲護軍將軍。改封邵武縣侯。
陳寶應納周趙共寇臨川。又以昭達爲都督。討趙。趙走。
昭達乃踰嶺。討陳寶應。與戰不利。因據上流爲筏。施拍。

其上壞其水柵。又出兵攻其步軍。方大合戰。會文帝遣
余孝頃出自海道。適至。因并力乘之。遂定閩中。盡禽留
異寶應。以功授鎮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尋出爲都督
江州刺史。廢帝卽位。改封邵陵郡公。華皎之反。其移文
並假以昭達爲辟。又頻遣使招之。昭達盡執其使。送都
秩滿徵爲中撫大將軍。宣帝卽位。進號車騎大將軍。歐
陽紇據嶺南反。詔昭達都督衆軍征之。紇聞昭達奄至。
乃出頓涯口。聚沙石。盛以竹籠。置於水柵之外。用遏舟
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艦造拍。以臨賊柵。又令人銜刀潛

行水中以斫竹籠籠筏皆解因縱大艦突之大敗紇今
之送都廣州平進位司空太建二年征江陵時梁明帝
與周軍大蓄舟艦於青泥中昭達分遣偏將錢道戣程
文季乘輕舟焚之周又於峽石口南岸築壘名安蜀城
於江上橫引大索編葦爲橋以渡軍糧昭達乃命軍士
爲長戟施樓船上仰割其索索斷糧絕因縱兵攻其城
降之三年於軍中病薨贈大將軍昭達性嚴刻每奉命
出征必晝夜倍道然其所尅必推功將帥厨膳飲食必
同羣下士亦以此附之每飲食必盛設女伎雜樂備羞

胡之聲音律姿容並一時之妙。雖臨訖弗之廢也。四年
配。齋。文。帝。廟。庭。子。大。寶。嗣。

錄事參軍王世雄猛

王猛字世雄，東陽太守清之子。承聖末，陳武帝既殺太
尉王僧辯，遣文帝攻僧辯婿杜龔。龔告急於清，清引兵
援龔，大敗文帝於吳興。時廣州刺史歐陽頔亦與清同
援，中更改異，頔竟殺清，歸於武帝。猛時年五歲，文帝軍
渡浙江，訪之，將加貞滅。母韋氏携猛遁，還會稽，遂免。及
長，勤學不倦，博涉經史，兼習孫吳兵法。以父遇酷，終文

帝之世不聽音樂。疏食布衣。以喪禮自處。大建初。始釋
褐。鄱陽王府中兵叅軍。再遷。永陽王府錄事叅軍。猛慨
憐慕功名。先是上疏陳安邊拓境之策。甚見嘉納。至是
詔隨大都督吳明徹畧地。以軍功封應陽縣子。累遷太
子右衛率徒。晉陵太守。威惠兼舉。姦盜屏息。富商野次
云。以付王府君。郡人歌之以比漢之趙廣漢。徵爲左驍
騎將軍。加散騎常侍。廣州刺史馬靖不受徵。乃除猛都
督。東衡州刺史。領始興內史。與廣州刺史陳方慶共取
靖。猛至。卽擒靖。送建鄴。進爵爲公。加先勝將軍。平越中

郎將大都督、發廣桂等二十州兵討嶺外荒梗所至皆平。授鎮南大將軍、都督二十四州諸軍事。尋命徙鎮廣州。未之鎮而隋師濟江。猛總督所部赴援。及聞臺城不守。乃舉哀。素服藉槨。不食數日。申包胥獨何人哉。因勸兵緣江拒守。以固誠節。及審後主不死。乃遣其部將辛昉馳驛赴京。歸款。隋文帝大悅。謂昉曰。猛懷其舊主。送故情深。卽是我之誠臣。保守一方。不勞兵甲。又是我之功臣。卽日拜昉開府儀同三司。仍詔猛與行軍總管常洸便留嶺表。經畧。猛仍討平山越。奏聞降璽書褒賞。以

其長子縉爲開府儀同三司。猛卒於廣州封歸仁縣公。仍贈使持節大將軍宋州刺史。諡曰成。子縉襲。

宜黃侯陳元方慧紀

子正業正平附

陳慧紀字元方武帝之從孫也。涉獵書史負才任氣。從武帝平侯景及帝踐祚封宜黃縣侯除黃門侍郎大建十年吳明徹北侵敗績以慧紀爲綠江都督兗州刺史。至德二年爲都督荊州刺史及安平王蕭巖晉熙王蕭獻等請慧紀請降慧紀以兵迎之以應接功位開府儀同三司。禎明三年隋師濟江慧紀率將士三萬人舡艦

千餘乘沿江而下欲趨臺城遣南康太守呂肅將兵據
巫峽以五條鉄鎖橫江肅竭其私財以克軍用隋將楊
素奮兵擊之四十餘戰爭馬鞍山及磨刀澗守險隋軍
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旣而隋軍屢
捷獲陳軍士皆不殺縱之肅乃遁保延洲別帥廖世寵
領大舫詐降欲燒隋艦更決一死戰於是有五黃龍備
衆色各長十餘丈驤首連接順流而東風浪大起雲霧
晦冥陳人震駭不覺火自焚隋軍乘高艦張大弩以射
之陳軍大敗風浪應時頓息肅收餘衆東走慧紀時至

漢口爲隋秦王俊拒不得進。開蕭敗，盡燒公安之儲。爲引兵東下，因推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爲盟主，水軍都督周羅暉與郢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及建鄴平。隋晉王廣遣一使以慧紀子正業來喻，又使樊毅喻羅暉。其上流城戍悉解甲，於是慧紀及巴州刺史畢寶並慟哭俱降。慧紀入隋，依例授儀同三司，卒。子正平，頗有文學。見重當時。

唐 共三人

洮州刺史施世英

施世英安吉人家世業農多積粟好施予每衣食一鄉世英生而勇斷有才氣不衣襪而喜騎射鄉里年少多嚴事之隋大業中天下擾攘盜賊遽起世英率宗族子弟并鄉里年少以軍法部伍之聚糧自守盜賊聞之不敢犯里閉獨全已而聞高祖起義率衆歸附每戰伐先鋒陷陣功多拜洮州刺史賜賚優渥羣下莫敢望未幾病卒高祖悼惜厚賻其喪勅令歸葬

右武衛將軍錢九隴

父文疆附

錢九隴長城人父文疆爲具明徹裨將與明徹俱敗彭

城入隋以罪沒唐公府爲奴因得事焉九隴有督力
騎射常帶刀以衛左右兵起以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從
征薛仁果劉武周累擢右武衛將軍從平洛陽佐皇太
子建成討劉黑闥橫槊先登敵衆披靡黑闥平功最封
郇國公改巢國卒謚曰勇陪葬獻陵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終

五

卷之三十

長

光碧堂